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鎮四

晉厲公 悼公

成公三年晉景公會諸侯伐鄭討邲之敗也遂東侵

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

戌如楚獻捷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

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

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五年許靈公愬

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故鄭伯



歸使人請成於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
同盟於蟲牢鄭服也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以
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書書將許之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
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衆或謂欒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
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樂書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與諸侯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楚人以重轂求鄭鄭伯會楚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景公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重子而夕於側反子也不知其他
公語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亡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
歸求成冬十一月鄭人圖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
使晉必歸君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晉景公使糴莩如楚報公子辰

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
之謀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太子班奔許欒書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晉景公有疾夏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
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爲
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君子曰忠
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十一年宋華元善
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書聞楚人旣許晉糴蒺成而
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
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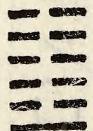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
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
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十
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
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
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免得乎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櫟書
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冬晉士燮
及魯齊宋衛之大夫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年

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遂伐宋衛侯伐
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晉厲公將伐鄭士燮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
俟也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書子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
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
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
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
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於鄆陵士燮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
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
士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
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

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木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土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
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癸已潘
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主曰
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
死藝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魏錡
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
之殷也有誅常之跽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

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
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曰謀輅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殽中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裒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
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
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
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
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
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爨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
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
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夏五月
鄭太子髡頑爲質於楚楚公子成戌鄭公會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諸侯還冬諸侯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十八年
欒書荀偃程滑使弑厲公使荀瑩士魴逆悼公於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悼公曰孤始
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

其外六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
出非戾鄧噐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
卿荀家荀會樂麇韜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鄉之
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士會之法右
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蔦之法樂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
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宋魚石入於彭城以叛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師於靡角
之谷楚師還諸侯會於虛杙謀救宋也襄公元年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齊太子
光爲質於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
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鄆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
援楚師救鄭侵宋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
成公卒諸侯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以偪鄭荀瑩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於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荀瑩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耍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
協乃盟夏諸侯同盟於雞澤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楚人以陳叛殺子辛無終子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貪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其利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翟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五年九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公子囊爲令尹范宣子句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
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晉會諸侯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晉會於鄆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
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八年春鄭師
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
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告於晉曰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
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
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
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
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苟瑩使行人子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
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
於城下唯君圖之九年秦景公乞師於楚將以伐晉
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
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
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
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

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郟從荀瑩士
匄門於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鄆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噐
脩盛餼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胥圖鄭鄭人恐乃
行成荀偃曰遂圖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荀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於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國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
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忘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於陰阪侵鄭次於
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
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
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

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
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
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楚莊夫
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弊更賓以
犧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晉與諸侯會吳子壽夢於柤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圍宋衛侯救宋鄭子展曰必伐
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

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師侵衛楚令也諸侯伐鄭師於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圍鄭
觀兵於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於亳士句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蕪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躅其國家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
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於

蕭魚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鄭人賂晉
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脩凡
兵車百乘歌鍾貳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鄭人使良
宵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
鄭也十三年楚共王卒康王立十四年春諸侯之大
夫會吳子諸樊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命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
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厲弟曰此役也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櫟厲謂士句
曰余第不欲往而子召之余第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
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沃乎對曰然櫟厲汰霍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厲將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
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

晉平公楚靈公

襄公十八年齊靈公數伐魯中行獻子偃將伐齊靈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
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
平公會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句告
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
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

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文聞
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䟽陳之使棄車者左實
右僞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
齊師其遁大夫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
其遁叔向告平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袞顧曰爲私
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亦舍兵
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
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
其御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櫜以爲公琴已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
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

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平公先
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士匄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士匄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范宣子匄爲政季武子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
孫宿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
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先是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令尹子庚子庚弗許楚
康王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
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
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蒞子馮帥銳師侵費
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
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
也二十年夏諸侯盟於澶淵齊成也是時齊靈公卒
莊公立二十二年晉徵朝於鄭子產辭焉秋晉以欒
盈之難會諸侯於商任又會於沙隨錮欒氏也欒盈
奔齊自齊入曲沃齊侯伐晉晉人殺欒盈於曲沃二
十三年齊莊公伐衛自衛將遂伐晉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
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二十四年士匄爲政諸

侯之幣重于產寓書以規之乃輕幣齊莊公既伐晉而懼使陳無宇乞師於楚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伐齊以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諸侯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公孫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接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師還二十五年
崔杼弑莊公平公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平公以
宗噐樂噐平公許之秋七月諸侯盟於重丘齊成也
趙武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二十六年秦伯
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
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朱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城邾之歲齊大夫烏餘以廩丘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士匄卒諸
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武言於晉
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平公使

往二十七年胥良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
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
於諸大夫韓宣子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恒曰晉楚許之我焉
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
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
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
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
趙孟及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
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
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
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
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以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二十八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於楚以

從來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宥其罪矣赦其過失救其蓄怠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禍其
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孫昭伯
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戍曰我一人之爲非
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明禮也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
人使公孫綏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祿則布幣也乃
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三十年爲

宋災晉趙武會叔孫豹齊公孫薑宋向戌徯北宮儀
鄭罕虎及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
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請墮聽命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散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諸侯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
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於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穰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是年楚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是為靈王四
年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許之夏諸侯如楚魯衛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

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
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譏侯其
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
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
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
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徐子吳出也以爲
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
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
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侈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
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蔡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襯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
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襯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常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五
年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
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

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
韓起遂啓疆諫之乃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六年鄭鑄刑書叔
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
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晉境平公將亦
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虜者猶効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倣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公說乃逆之八年石言於晉魏掄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是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部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

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十年
晉平公卒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其誘我
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
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
然盍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
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

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於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周惡矣晉人使孤父請

蔡於楚弗許十二年晉昭公以齊景公晏荀吳相投
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
出十三年楚靈王弑平王棄疾立晉昭公既成虜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

平丘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乃聽命叔
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
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
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
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
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
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
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同盟於平丘齊服也是盟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君不
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而歸之子服惠伯私於荀吳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伐否 所以爲盟主也子其齒之諺云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荀吳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十六年晉
昭公卒子頃公立魯昭公自晉歸子服昭伯語季平
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
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三十年晉頃公卒
定公立六卿益強定公七年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
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八年齊
國夏高張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救魯魯會晉師於

左傳卷八
三十四
瓦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
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
按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
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靈公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
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

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
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九年秋齊
景公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
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
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
登書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
驂之靳車中馬車中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襍媚杏
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幘
而衣貍裘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
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
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
哭之親推之三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荀

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十四年冬十二月晉入敗
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反范氏之師於百泉

浙江圖書

江圖書館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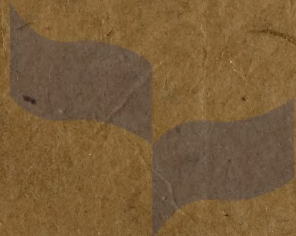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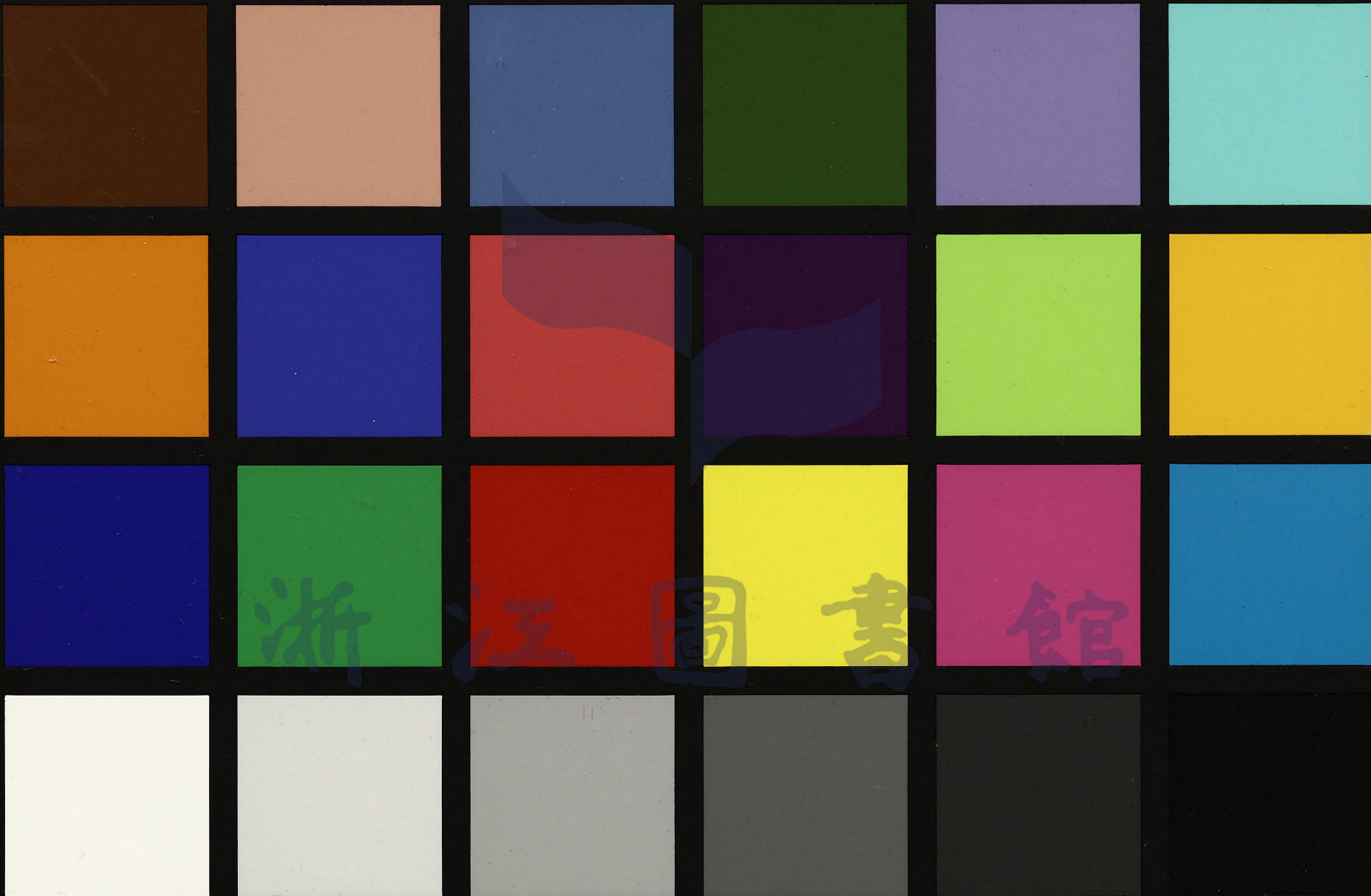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0131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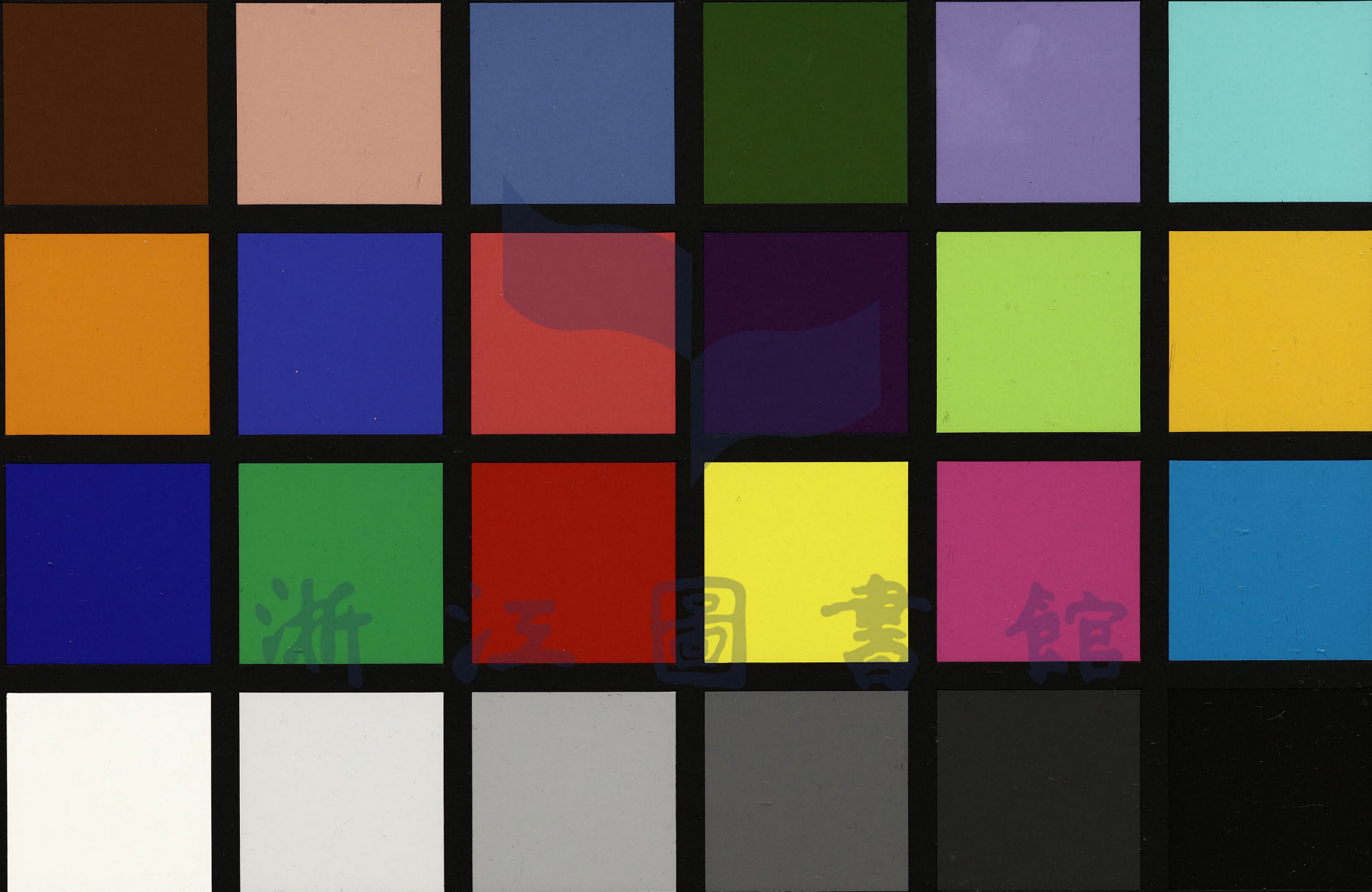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